

伐·索布柯著



和平的保证

人民文学出版社

和 平 的 保 証

伐·索布柯著

蔡芳信 譯
蔡时济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В. СОБКО
ЗАЛОГ МИРА

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1 年版本修訂。

內 容 說 明

“和平的保証”是一部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德人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它涉及的生活面非常广阔，用生动、具体的形象说明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为什么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以及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军队如何在一个新的环境中完成自己伟大的使命，帮助社会主义的德国建立起来。

书中的主要人物应该说是德国普通的正直的劳动者。但是作者也以另一些处于中间状态的人物的转变说明了德国民主主义的发展。书中的德国大作家鲍勒和名演员爱狄丝·哈特曼就是这样的人物。这两个人都热爱和平，渴望自己的祖国民主、统一、富强。但解放初期，他们不相信苏联真会无私地帮助德国人，因而认为苏管区的一切民主措施都是假的，并暗自把希望寄托于西方的英美，然而许多的具体事实，如贫民分地，工人当市长、厂长等，加上他们自己的爱国心，终于使他们明白过来，参加了祖国的建设和和平运动。爱狄丝·哈特曼还加入了德国统一社会党。

本书是青年作家索布柯战后的一部重要著作，曾荣获一九五〇年度斯大林奖金三等奖。

和 平 的 保 証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陽門內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881 字数272,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1/8 插页3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500册

定价(3)1.10元



作 者 像

第一章

一九四五年五月十日，坦克旅准备离开多尔諾城。重坦克不慌不忙地爬出了前騎兵营的大門，沿着周圍全是老菩提树的广场排起队来。到处充滿了馬力强大的发动机的隆隆的吼声、在阳光中閃爍的履帶爬过石路的格拉格拉声、坦克手們愉快的叫喊声、还有从周圍小山上吹来的和风使嫩叶发出的沙沙声，这座宁靜的德国小城頓時就显得熱鬧起来了。

軍官們穿着新軍用衬衫，肩上釘着看上去还不太习惯的鍍金肩章，沿着坦克的行列走来走去。他們慢慢地从这辆坦克走到那辆坦克，对本旅行軍的准备工作作最后一次檢查。彈片和炮彈在厚装甲上留下的痕迹都訛新的綠色給淹沒了，現在，在它上面，清晰地显出了标志着被摧毀的敌人坦克数字的白色五角星，紅旗在坦克的炮塔上飄揚着。远远向前伸着炮口的长炮都套着新的防雨布套。

忽然，手风琴响了，广场的另一头傳来了雄壮的歌声。接着又从什么地方傳来了一陣大笑声和快乐的喊叫声，然后，乐队奏起乐来了，淹沒了所有其他的声响。广场上洋溢着兴奋动人的旋律，引得坦克手們跳起舞来，用脚后跟在灰色的石板地上打着拍子。

春天的太阳升到了多尔諾的上空。这个宁静整齐的城市坐落在环山里，笔直清洁的街道上种着菩提树和楓树，好象被細心的主婦切成方块的大蛋糕一样。可是，在郊外的某些地方，匀称的市容的格調被破坏了。好象有人用巨大的拳头把整条整条的街区搗毀了，把它們变成了可怕的廢墟，現在就从这些廢墟上发出燒焦了的木头和死尸的臭味。

从一早起，本市的居民就拥挤在人行道上，仔細地瞧着坦克，作着关于苏軍撤出的各种推測。

不仅是德国人在談論这件事，就是在坦克間走来走去的坦克手們，有时也談。誰也不知道这个旅要开到哪儿去，可是大家都認為要到遙远的地方去。因为命令是要把长途行軍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装上車。关于本旅即将开始的行軍路綫，就跟往常一样，不仅每輛坦克的全体人員，就連每个坦克手也都有他自己的想法。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坦克人員都开走。旅长的技术顧問、政治指導員、旅部的譯員，以及摩托营的一个連，都留在多尔諾的軍管处工作。

上校查伊卡，这位旅长的技术顧問，是两天之前才被任命为本城軍管处主任的。他深深地了解到他的新任务会跟原来的工作大不相同。現在他跟德国人打交道，不是在戰場上，而是在和平的生活中。看来，这比在前綫还要困难得多。他势必要以政治工作人員的、經濟工作人員的、甚至外交家的資格来鍛炼自己。

查伊卡上校很感兴趣地就了新职。他喜欢解决那些困难的、重大的、有时使人絞尽腦汁的問題。

恰恰相反，梭可洛夫上尉却一点儿也不想留在多尔諾。当

然，現在他只好長期放棄回到莫斯科去的夢想了！他過去究竟為什麼要拚命把德文學得那麼好呢！瞧，現在他只好留在德國了，長時期地放棄到研究院去的夢想，獨自在這兒生活，遠離柳芭。和妻子久別，也許是使他最難受的了。什麼時候他們才能重逢，現在就難說了。

可是，上尉卻一點兒也沒有想到要給上級打報告，請求把他也調回國去。遠在戰前，他任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區委書記時，他就養成了一種無條件執行黨交給他的最突出和最困難的任務的習慣。共青團和黨曾教會了他照顧全面和集中目標地考慮問題，因此他現在能清楚地想象到國家交給他的工作的重要性和他的新任務的意義。甚至在跟同志們分手的這一瞬間，他就已經考慮到在新的情況下應該怎樣立身行事和首先應該做什麼。

臨別時，全體軍官都聚集在那座一直作為旅部的大廈的客廳里。現在這兒改為軍管處了。在長桌子上的那些帶着古色古香的花紋的高腳杯里，葡萄酒正在泛着泡沫。軍官們都舉起了第一杯酒，為那個與他們最崇高的情感聯繫着的人，——由於他的名字他們才從伏爾加河來到了易北河，為他們的領袖兼海陸空軍大元帥的健康干杯。

曾經在這座被遺忘在薩克森山中的德國小城——多爾諾駐紮過的戰友們，在戰爭獲得偉大的勝利之後分別了。

什麼時候大家才能重見啊！

指定的時間到了。依依不捨的話別、祝福、熱烈的握手，然後是旅長在多爾諾城下的最後一道命令。

帶頭的坦克在平滑的石板路上轉了一個急彎，便裹隆地沿着街道前進了。其餘的坦克也一輛接一輛地跟着開動了。

梭可洛夫上尉站在軍管處的陽台上，長久地注視着他那個

正在开走的坦克旅。哦，他們走了，他的战友們走了，誰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和他們再見呢！坦克沿着不大寬闊的街道一輛輛地前进，德国人也都站在人行道上，目送那些重型战車。

坦克过完了。跟在它們后面的是載着机械化步兵的卡車和裝着全旅輜重配备的大汽車。最后走的是一輛敞蓬小汽車，里面坐着旅长，他对留下的同志們亲切地揮着手。小汽車的速度加快了。一切馬上都消失了——战車和战友都消失了，好象融化在路上的空間里一样。廣場上寂靜无人了。

梭可洛夫感到有一种沉寂的压力籠罩着全城。好象它一直都潜伏在四周圍的小山里，只等这个坦克旅一开走，馬上就向街道、房屋和居民襲来——这种沉寂是那樣的沉悶，簡直使人呼吸困难、想把衣領解开。

梭可洛夫仔細地傾听着。坦克引擎的轰隆声，还隱隱地从远处傳來……不……这只是幻覺。現在已没有什么来打破这座宁靜的多尔諾城中的沉寂了。微风也平息了。甚至連菩提树的粘性的、淺綠的叶子也不动了。

上尉回到了大厅里。一个人也沒有……只有樓上什么地方发出从容不迫、一本正經的脚步声。这准是克力伏諾斯中士在樓上房里走来走去，收拾連部的东西。

梭可洛夫走进了軍管处主任的办公室。查伊卡上校正坐在办公桌前，左手拿着字典，看一本記載薩克森州的經濟資料的德国手册。他一看見上尉，便把书推到一边，微笑了一下。

“好，我們算把他們送走了，”他瞧了瞧悶悶不乐的梭可洛夫說。

上校坚定而亲切的声調馬上使上尉感到了安慰。

“不过我对新工作感到生疏，”梭可洛夫表白說。“变动太突

然了……”

“是的，”上校同意道，“我們已經贏得了戰爭。可是現在，我們還必須贏得牢固的、持久的和平。在這一方面，上尉，我們還會獲得另一個勝利。”

他站起來，一面在屋里踱着，一面大聲繼續說，好象在思索似的。

“一個民主的德國——就是歐洲的和平的保證，但是要把一個民主德國建立起來，顯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我們的佔領區內，各種不同的黨派很快就會建立起來，各種文化和社会團體、報紙也都要出現。”

上校在梭可洛夫面前站住了，看了看他那對烏黑的眼睛。

“我們一塊兒干吧，”他繼續說，“不過居民中間的政治教育工作却要由您負責。”

上校又在辦公室里走了起來，並繼續對上尉發表他的意見：

“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你也知道，是困難而光榮的。如果我們能勝任——光榮就屬於我們！要是不能完成上級交給我們的任務，那我們就不配作蘇聯軍隊的軍官。有些人認為：軍官——不過是一介武夫而已。但是，蘇維埃軍官，蘇聯武裝部隊的軍官——他首先就是我們時代最先進的思想的體現者。”

上校不作聲了。梭可洛夫對他未來的的工作性質本來只有籠統的概念，現在才想到這個工作也許要比他所想象的更困難。因此，他跟同志們分手時所引起的憂愁又把他抓住了。多么遙遠啊，哦，祖國離這兒是多么遙遠啊！……

好象看透了梭可洛夫的心思似的，上校從容不迫地走到收音機跟前，把它扭開。屋子裡馬上充滿了莫斯科廣播員的平靜低音，——這聲音，在戰爭的年月裡一直鼓舞着蘇維埃人民。兩

个軍官都全神貫注地听起来了。

在离多尔諾城一千多公里的地方,有个强大的国家正在过着緊張的生活。在离这儿一千多公里的地方,那个大国的心脏正在平靜地跳动着。虽然这座整洁的薩克森州的小城和苏联的遥远的首都有着一段很长的距离,可是突然間梭可洛夫却觉得莫斯科就近在眼前了。

第二章

这座德国的多尔諾城很小。照官方的統計数字,它有五万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各工厂的工人和職員。現在这个城市給人一种内地小城的印象。工厂停工了。剧院和电影院歇业了。啤酒酒店和飯館也都关門了。

大街上挂着五光十色的招牌。差不多每条街角上都有高高的金黃色的加油站。从前石油公司不惜大作广告,他們竭力把这些加油站裝飾得更吸引人。可是,这些油亭上的油漆早已脫落了,只剩下了难看的銹鉄。

三座教堂使这个景色单調的城市增色不少。这三个教堂高耸在其他建筑物的上空,好象要用它們的很高的尖頂去划破天空似的。在大街的尽头有一个类似广场的地方,聳立着一座古堡,这座古堡曾一度作过薩克森王族的某一支遺族的官邸。这一支派已經絕戶了。許多年来,这座城堡一直空着,現在已成了蝙蝠窩。在城堡的对面,就是市政府的磚牆大厦。

从山上流下的小溪,把这座城市切成两半。溪上架着一座座美丽如画的小桥。

街上还留有希特勒政体重死挣扎的痕迹。惊慌、因苏联军队迫近而使纳粹分子感到不可遏止的惶恐、密探的可怕的活动、希特勒的官吏们由于担心在最后的时刻里德国人自己会把他们弄死而引起的恐怖——这一切都反映在招贴画、传单和布告里，还可以在各处房屋的墙壁上看到。这里，还可以看到希特勒大本营最后发出的虚伪的战报和疯狂叫嚣着叫人保持绝对镇静的标语。差不多在每堵墙上，都可以看见一个很大的黑色的人象，帽子扣到眼边，手指警告似地紧贴在嘴唇。在这幅宣传画下面，题着这样一句话：“嘘！敌人在偷听呢！”

一堆堆杂乱的废墟以及为弹片打得满是窟窿的老枫树和菩提树干，使人想起了美国飞机在战争最后的日子对多尔诺的大轰炸。这次空袭并不是为了什么战略上的理由：这儿根本没有集中的军队。可是这个城里却有一家生产人造丝的工厂，从前曾经在世界市场上和美国杜邦公司的产品竞争过。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当胜利的红旗已在德国国会上空飘扬，柏林已处于平静状态的时候，还有一大队飞行堡垒来大肆轰炸多尔诺，力图破坏这个工厂的原因。杜邦很合算，——现在，德国玻璃丝袜是不会很快就有现货出售的。此外，美国人也知道，苏军一定要占领多尔诺。

在坦克旅开走后的第二天早晨，梭可洛夫上尉就开始对多尔诺精细地研究起来了。老实说，他的新的活动范围不是在军管处的办公桌旁，而是在这座整洁的小城的居民中。

上尉看了看古堡，就沿着大街走去，然后在一条小溪边坐了一会儿，据说这儿是歌德当年爱来的地方。可是，引起梭可洛夫的注意的，不是山溪的美丽，也不是和这座荒凉的城堡有关的古代的传说。他想细看的是人。

在那些日子里，一个苏联军官在德国城市的街头上出现，还是会引起行人的很大的注意的。梭可洛夫一直都觉得市民在盯着他看。

“也许，这样出来散步还是穿便服的好，”梭可洛夫这么想。

尽管好象有一层无形的障碍使上尉和当地的居民隔开，但他还是去接近这座城市，去熟悉它，竭力了解它的生活特征。

他在街上遇见了各式各样的人。苏军的神速进攻，把很多滞留在多尔诺的难民的计划都打破了，使投降前不久在附近被征入伍的党卫军都涌进了这座小城，最后还使各种在希特勒垮台的日子里为了种种原因在德国境内流浪的人、以及在战争完全失败的时候远离家乡的人，都在这儿住了下来。现在，所有人不是打算迁回老家去，就是设法在这个城里安居下来。

还是在很年轻的时候，上尉就曾竭力培养过自己的观察力和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比方说，他就很喜欢根据陌生人的外貌，去推测他们的职业甚至他们的生平。梭可洛夫虽然不能常常证实这一类的推测，可是他却深信他的推测是正确的，因而感到真正的快乐。

现在，当上尉在多尔诺街上漫步的时候，他就竭力想去辨别他所遇见的德国人。

瞧，那边来了一个戴着顶军便帽的老头儿，神色慌张地东张西望。他背上背着军用背包。也许用不着猜测：显然他是个党卫军。多半他是一有了机会就从队伍里逃出来的，现在正回家去，还不大相信他有逃脱的幸运。

在他后面，跟着来了一个戴破帽子的德国人，一看见俄国上尉，就让到一边，用谄媚的眼光瞧了瞧他。梭可洛夫很难马上就断定他的职业。可能是个理发匠，也许是个堂倌：因为他的动作

是那樣的熟練、敏捷。

忽然，一個上了年紀的婦人毫無顧忌地沖上尉走來，意味深長地朝他瞟了一眼，然後問，她是不是可以為軍官先生效點勞。

顯然，她是個慣於投機的商人，以前開過小鋪子，或者，更可能開過妓院。

又走過了一些房屋、樹木和圍牆。又接觸了一些行人的注意的、鋒銳的眼光。走了又走，一條街又一條街。

可是，在拐了彎之後，上尉困惑地停住了。有個上了年紀的人，坐在一幢攀滿了常春藤的小房子的台階上哭泣。上尉向這所兩層樓的小房子瞟了一眼，看到門上有一塊發亮的姓名銅牌，然後用同情的語氣向老头兒打招呼。這個德國人打了個哆嗦，抬起頭來，眼睛里現出了害怕的神情。他想馬上站起來，但是老腿不爭氣，於是老头兒便有氣無力地跌倒在小台階上。他甚至不想擦掉滿是皺紋的臉上的眼淚。

在回答上尉的問題時，老头兒告訴他說，這是他女兒安娜·麗莎·林德太太的房子；她是嫁給了他的外甥罕斯·林德。從前他自己住在本城的那一頭，房子也是自己的，但在不久以前，那兒整個地段全被炸光了。這個德國人——名字叫作弗力德列奇·林德——便馬上失去了全部財產。幸亏上帝保佑，总算保全了他這條老命。

他在鄰居家裡住了幾天，希望在清除瓦礫的時候，搶出一些東西來。等查明什麼也沒有了，老头兒就跑到他唯一的女兒這兒來了。林德太太首先就問她父親是不是有錢付膳宿費。老头兒沒錢，於是林德太太就不肯收留父親，並且惡狠狠地叫他以後別再來看她。因此，現在老弗力德列奇·林德不知道上哪兒去好……

这个德国人毫不憤慨地叙述了自己的身世；他只埋怨命运，而对于女儿的行为，就象談普通家常似的，一点儿也不奇怪。

起先上尉还以为自己不大精通德語，大概沒有完全听懂这个人的話。可是一点儿也沒弄錯。弗力德列奇·林德确实是絲毫也不怪他的女儿，她的行为沒有引起他的憤慨。他哭，只是因为他不知道現在該上哪儿去，因此他甚至于冒昧地征求这位俄国軍官的意見。

上尉用手按了按裝在閃亮的銅牌上头的按鈕，电鈴响了。屋里靜了一会儿，然后傳出自动鎖的彈簧声，接着門开了。

“进来吧，”上尉对弗力德列奇·林德說，同时他自己也一步迈过了門檻。

老头儿犹疑不决地跟在俄国軍官后面，担心这一切最好不要发生不幸的后果。

在客厅的門口，他們遇見了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穿着破旧的衣服。她那又胖又潤的臉和她那身寒儉的衣裳怎么也不相称。

“装假装得真可笑，”梭可洛夫一面想，一面打量安娜·丽莎·林德。

一感到这位俄国軍官在用冷靜研究的眼光注視她，这个女人的臉上就突然現出了亲切的微笑。她心想：如果上尉先生要搬到她家里来住，那对她真是件喜事。她的房間很不錯，街道又清靜。不会让上尉先生受到什么打扰的。

梭可洛夫心里有数：林德太太一眼就看出了他的軍級。他对这种事情早就习惯了——当地居民都以惊人的速度弄懂了苏联軍官肩章上的小星的意义，而且从来也不会弄錯。

“上尉先生，您一定会覺得这个屋子很舒服、很方便，”林德

太太嘮嘮叨叨地說。

当着梭可洛夫，她毫不掩飾地用憤怒的目光瞧了老头儿一眼。

“那当然，林德太太，”上尉打断了女主人的話。“知道您有个空房間，我很高兴。我要把您的老父亲安頓在里面。让他住在这儿吧，而且我希望永远不再看到他在大街上哭泣。”

“那么，誰付房錢呢？軍管处嗎？”

林德太太的声音馬上变得刺耳了，她臉上剛才那种和藹可亲的表情，現在变得凶狠难看了。

“您自己的父亲，您應該养活，林德太太，”上尉答道。

“可是我可以把这間屋子租給別人，甚至可以租給苏联軍官，那我就可以收到房錢。”

“我是以軍管处的代表身份來說話的，”梭可洛夫答道。

他說这句话时的那种坚决的語气，使林德太太臉上的表情馬上又起了显著的变化，——但她終於又控制住了自己。

“哦，是的，是的，上尉先生！”林德太太連忙同意了。“您的处理真是再好也沒有了，我会让我亲爱的老爸爸住在这儿，他爱住多久就住多久。既然蒙您关心他，怎么着都成。我非常愉快地接待他，除了爸爸之外，我在世界上一个亲人也沒有……”

弗力德列奇·林德听见女儿說了这番話，他的精神振奋起来了，就把他的小包放到了椅子上。这之前，他一直都不知所措地用手把它紧抱在胸前。

“再見，”梭可洛夫对老头儿說。“要是以后您这儿发生了什么誤会，可以到軍管处来找我。”

說完了这几句話，梭可洛夫上尉就离开了林德太太的屋子。

在上校的办公室里，梭可洛夫碰到了剛派到軍管处来的医

生。医生正在很激动地报告說，假如让廢墟下面的尸体腐烂下去，假如不赶紧从瓦砾堆下把它们掘出来給埋了，城里就要发生瘟疫。

查伊卡上校一听医生的报告，就下令动员多尔諾全体的居民来清除瓦砾堆。

第三章

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底以前，列克斯·米哈艾里斯和其他几千个囚犯一直被关在薩克森霍森集中营里。囚犯們和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絕了，因此，苏軍的进攻，他們当然不会知道。但是他們却早看出了卫队的心神不安，并且在最后的几天里，他們还听到了大炮的吼声。

前綫的迫近，使这些受害者的心里充滿了即将解放的希望，但同时也使他們心里产生了恐惧。列克斯·米哈艾里斯，也跟其他許多人一样，非常地清楚：特务們会在最后一分鐘把所有的犯人全都杀死，首先是共产党员。

但是在一个晴朗的早晨，集中营里显得非常靜寂，使犯人們感到了惊异：原来集中营里所有的卫兵都突然不見了。最胆大的虽然还怀疑自己的幸运，可是他們毕竟小心翼翼地走出了大門，而大多数犯人却不敢到圍墙外去。

一整天都在猜测和爭辯里度过了。傍晚的时候，最后一批装着惊慌失措的特务人員的卡車沿着公路向西疾馳而去，此后不久，一輛苏联坦克在集中营門口出現了。

这时候，列克斯·米哈艾里斯已經离开很远了。他是一抓

住机会，就很快地逃走了的。一出了鉄絲网，他就快乐地把衣服上的那个让人痛恶的集中营中的号码扯掉，馬上变成了一个衣衫襤褸、形容憔悴的普通人。当时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在德国的大路上走着的。

列克斯沒有碰到任何意外，有时搭乘順便的汽車，但大部分还是步行，終於平安地回到了他的故乡多尔諾城。

六年前，希特勒匪徒把米哈艾里斯关进了集中营。这是在进攻波兰的前夕。那时候秘密警察彻底清查了全体戶口，打算把不論在什么时候同情过共产党的人一律都抓起来。

秘密警察早就注意米哈艾里斯了。他們非常清楚，在沒取締共产党以前，他是党里的积极分子。不錯，后来这个迈尔夕德斯工厂的工头好象完全放弃了政治活动，沒有任何直接的証据可以作为陷害他的借口。但是特务头子桑德仍然疑心米哈艾里斯在做地下工作。

的确是这样。无怪乎号召工人們和法西斯作斗争的傳单不时地在厂里出現。每逢这样的傳单落到桑德手里时，他就气得发狂。这就是列克斯終於被帶到特务头子跟前的原因。当然，这位工头否認和这些傳单有任何关系，但他还是被迫失去了长时期的自由。

列克斯·米哈艾里斯在集中营里度过了六个漫长的年头。他觉得，整个世界已經忘記了他。他不知道他的故乡多尔諾怎么样了，他的妻子瑪契丽达·米哈艾里斯又怎么样了；他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在这些可怕的岁月中，米哈艾里斯始終沒有收到过她的一封信或一个字。

現在，他竭力遏制着涌上心头的激动，沿着十字街向他永远忘不了的家走去。